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吳興姚

鉉



古文庚 摠一十五首

符命一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折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 李翱漢武山呼羅隱

子高之讓

蒙叟遺意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麟商讓非賢人事

知道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貶所穉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

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
揚雄班彪虎子固皆公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
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
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
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
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
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
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
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鬪怒震動專肆
爲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愬愬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
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
共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
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

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
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
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
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
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固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世以非德不樹故
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
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
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
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
闕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
賢濯夷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臣妾乃下取虺蛇上引
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駸縱誦俾
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

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危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譏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勝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爲清氣踈爲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椽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柝抵擗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澤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慄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厲而友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

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彊宜薦于廟郊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爨沸炎以澣殄厥凶德乃馭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冥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浚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抵一乃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乂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美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列州以其恃強不循理翼其必破弱雖已破翼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媯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後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素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鄯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三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頰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先

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
於帖秦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
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
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
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
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
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
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
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
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好惡搜選置捨果自治
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
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
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
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
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
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啤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
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
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
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
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
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
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
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
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

侵族齟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爲
浴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
敗書趙復振下博敗社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
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
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
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襄公郭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
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爲寇土數十百萬
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
平一暴教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
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三時耕稼襍糗耒耜一

治武騎劔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

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

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

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

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

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

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

燃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逆者居

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

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王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教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黠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惣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先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慄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非食

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絢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无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吾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

先

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知
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
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
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
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
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
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楊雄亦慕仲
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
教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
言可欺也哉

登華言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
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
曰吁是不論文公之言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
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
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之者
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
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
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
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
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
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
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
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

不尋其先安得以鮌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鮌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鮌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違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於先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

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陟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

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閔天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閔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爲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口飫味目厭色斯所爲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不爲是邪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爲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萬千年載其烈光爲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己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

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爲榮退不爲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己榮退以爲己辱而常天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爲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爲己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若然者

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
女錦毅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
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
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辛 摠一十七首

毀譽五

明分皇甫湜

讒國沈顏

毀段成式

諷詐王藹

內夷檄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孫樵書襄城驛

鞭賈柳宗元

荆巫羅隱

變化八

象化牛僧孺

移雨神司空圖

風雨對羅隱

浪翁觀化元結

時化

世化

蠹化陸龜蒙

蟹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謂人君子
小人也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
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
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
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
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
其譽人為比周言已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
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
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
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讒國

沈顏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佞
邪子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子不過黜一臣子授天命有天下豈
少若人乎奈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

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
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
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
張其所違頰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
非有乎

諷詐

王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
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
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
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恥也
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醜
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

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爲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恃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

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學見叢覽負工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驚躡邊毗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齟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平安有廷奏諍事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

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觀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緘志其未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詭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輟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

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

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感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友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剽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遯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梳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徒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魂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爲雨也雖七歲炎

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劓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忘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忘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

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
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
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
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
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
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
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
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相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
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官寢或曰
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徂
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
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
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
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
息化為千歲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鬥斷骨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
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
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

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
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
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寬瘡痍相痛老弱孤
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
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
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
君子也邪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感感然類蝻蟻而青翳葉仰齧饑
蠹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根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
儼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
黑鞬蒼分朱間黃腹填而橢墮綏纖且長又醉方寤羸枝不揚又
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蔥隙或
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化螿網而膠之引絲

環纏牢若拳枯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
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絜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
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螿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
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
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螿網而膠之乎觀
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
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
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于小說其智則未聞
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允
於沮如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感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
曰蟹斷銀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遞而去者十六七

既入于江則形質濶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遞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淳熙四年冬十一月東雅堂繡梓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

碑一摠六首

嶽瀆祠廟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燕支山神寧齊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

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鄭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絕景象相傳矜蠻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

吳興姚

鉉

纂

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
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
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
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
義於南夏肆觀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
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頓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
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
覲栗無所責其誠籍以采席六重藁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
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
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
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
察示其本教以孝柰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者邪於戲享
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
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

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膏災肆赦與
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
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
在求遷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
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
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閔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
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
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
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
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
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

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
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
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觀羣后爰自夏
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
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
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
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
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盼嚮神交王
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醕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
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
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道
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

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
焉美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
嶽配天上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
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
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
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
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
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嶢嶢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齒蒼森爽是
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
呈瑞逢昏降災王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
鎮嶢嶢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
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躡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翼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宵宵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氳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粵若我

唐正百王頽教龍龕惟我后揚五聖丕列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顛顛衆心徯於此而今儉狃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輅纁旂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維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斂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鬼肅慕慄然何爲

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
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
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
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
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
協和至道默兮勤敬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我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
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
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
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
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
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
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
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
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
品狼籍邊豆薦裸典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
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
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
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
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恭
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
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
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

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
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
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蜿蜒來
慕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纛旄飛揚掩藹鏡鼓嘲轟高管
敷譟武夫奮掉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
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
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
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
稅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
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于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
八萬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
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之
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
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

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
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令公明
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
之陬既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
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
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
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
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
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
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
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
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
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
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後皆曰
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
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
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
方也以死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
信也二妃旣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
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
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茲地於漢
實南海之揭揚癘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

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嶽州願易廟之地
甞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
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旣至
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
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
陽崖有枯栢之材備斲革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
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
斷右臂卻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
旁廕朝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負洎陟蒼蒼臨峻極則
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
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
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十載賁玄

化之紀息金革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羣嶽告成于旻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禪爲寧濟公錫之輦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閱于山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屑窳宮庭晃其角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熊蹯桂漿粢其傾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愆敵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躡龍兮入天門氣變蛇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碑二記碑陰文附摠九首

聖帝一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六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衮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附 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附 裴

謁夫子廟文 附 李觀

大儒二

文中子碑 皮日休

文中子碑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
羲仲翀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
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
鰲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王允洽人神泥封祀之
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
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
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
土階矣王食寶衣堯舜則藜藿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
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
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
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

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
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
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
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
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瀝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
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
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壇
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閭宮靈降娥英
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
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軒于閭闔之外成康文
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
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竒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

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
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徒城
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耨鳥耘猶在託此巖阿
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遙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
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颺宛如蕭韶黎庶以寧陰陽
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然而
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
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
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則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
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
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
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

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
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
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
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
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
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
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
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
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
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
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儒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
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義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
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
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
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
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
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
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
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
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邇其元命
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
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
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
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

三古拯大道於旣溺復醇源於已醜追諡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
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
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謔聞
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
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鮮落
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器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
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
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
勲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
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弈弈尊異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
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
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

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頡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義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續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擢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興聖重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鱗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鄩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溥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旣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

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啓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萬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琰芝字藏暉泊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因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棟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碑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相門開祥推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

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官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存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教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巾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

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厭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爲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蚤奉詔古廓新祠宇廟閣岑立宮牆鳥趾睥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間籩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

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吐頌樂而不文縣丞主簿尉等琅琊王畿黍稷公器覽空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殮味尤績前尉許贄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伏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殪也言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

強僻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指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荀脯麩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主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

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爲繫執繫爲奠恪以上相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諠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

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
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
弦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
而曰相黜其如子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
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
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
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
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
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
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
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烈光訖
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隲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向德與命符

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
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
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復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
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
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
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
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
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
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子孟豈徒然哉設
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
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
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日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
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為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賜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

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子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貞休之基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碑三摠五首

嶽瀆祠廟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

三城韓公廟碑

李韓州羅池廟碑

韓野廟文

陸龜蒙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旣老氏之多惜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

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王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雒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竒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間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蟠螭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

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辰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天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秦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

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
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
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
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揔秋令於金天
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
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頊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
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
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
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踰鳥
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
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
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
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
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

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高丘即訪媯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
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
邑之中土銘壇灑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
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氲於巖嶺
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伺
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
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
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窻周施玳瑁之椽徧覆
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蒹藻
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
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
宮檐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
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
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煒煒霞駮

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萁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
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
龍兮吹箎右白虎兮絃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
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駟車合
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絳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
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旣
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
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
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
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
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
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

歌近接鍾鼓遙通其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
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其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
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宛
委旣登輶轅佇繫蒙室誤往能罷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
則遷其靈是託騏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
廟立漢水祠開墳壇歲古棟宇年摧其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
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重光
累洽下武嗣文負展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盼蠶六氣氤氳魚鼈咸
若雞犬相聞堪重譯請命殊鄰稟朝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
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峴山何邈其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
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躡漢帝迴輿聿懷降鑿其祀如初其虞衡掌
木班垂葺宇虹巨梅梁龍盤柱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
軒宮爲輔棋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玳羅縠輕明儀彤若動
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惝恍無聲其十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

縹躑躅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十壯矣
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鐫辭巍巍皇
室萬萬餘基其十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 并序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
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採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
方位畫崇墉剗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
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
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
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
纔同覆篑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
階響像考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
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高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
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

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
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
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
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
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
精靈而盼響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
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
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
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
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
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
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
其四海天皇貴與天平合德富與地平伴貧窮變化之理盡神明
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皇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

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君親之
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閔夭若
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
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
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
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
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
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
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
寃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
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其禮泮宮所
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
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
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

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
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
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宮室其疆
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
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
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
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駢乘驪連不足使扶輿可以會王帛可
以荅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旣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
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
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
鑾巡漢皇之中嶽焚惑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歆山
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輟轅怡然長望邈
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
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

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
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栴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
桂棟兮蘭椽氣氛氤兮襲人皎日登於約䟽奔星下於閨闈珠簾
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環寶盡
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處妃
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
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
岩堯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
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
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
毛可以奠潢汗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王帛犧性實
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
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
也若海靜山空曠曠曠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

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率璣襲羅縠而飄
颻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徙倚兮徘徊羣仙
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
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
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
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旣闋
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
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
夏后氏之乘四方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
石況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
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
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
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

成郊祀禮備宗禋其一軒稱配永崑嶽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
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二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
鍊五石旁䟽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三天
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寓率由
舊章粵若乂古祺璇宮夜敞銀榜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
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四琪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
旂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其五兩京
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鸞躑
躅寓目周流其六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
遠真經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七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
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八旁求祀
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栳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
如遊白岸其九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旬旬太虛遂停龍駕
永託神居天迴地上霧歇雲除其十衆靈睽易羣仙容與衡嶽夫

人漢濱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
爰笑爰語其一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日吉兮
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
穰穰其二

韓公廟碑銘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
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
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
摠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緜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
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
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駉牝退存廬
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
咸以爲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
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

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壘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剗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旣就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鑿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况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

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纒丘垤耳尚或筮頌颺之簡策貴之况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邗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綠河罷局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并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爲於其鄉閭

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期令之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
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園絜修猪牛羊鴨
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貧民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
樹以名木而民既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
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
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
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
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
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
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
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
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稭稭充美兮
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
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
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
夫甦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
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
者則曰某郎有媪鳩老而尊嚴者則曰媯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

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鷓鴣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趾怖之大者推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不日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禦與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于曾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回撓脆怯顛躓竄路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而爲詩以誌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粒如
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
文之孔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